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一

帝王部一百四十一

念良臣

抑外戚

尊外戚

念良臣

良臣之於君也有股肱之助而有腹心之可故存則一任沒而追思此哲二之所同也漢氏而下乃有懷其勲烈念

震悼發乎嘆喟以至申命六學頌其畫像親枉駕身

或哀述其懿已或存記其言言稱詠發於章句賙時越於尋

逮夫罷宴何景驚食流涕靡涓日而發哀遙望東下增動極云

亡殄瘁之痛深慙遺屏予之嗟斯足以篤愛厚之心乎同体之

義者傳所謂聽鼓鼙琴瑟而必有所思一不是之謂矣

漢成帝時西羌常有警帝思將帥之臣以美趙充國乃詔黃門
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充國宣帝時以功德與霍光等列
畫未央宮

後漢光武時存遺為征虜將軍屯隴下建武九年春卒於軍光
武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內縣詔遣百官先會喪以率駕素服
臨之望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
祠以大牛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八室家其後會朝帝每
嘆曰安何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以過之日思若此帝數
嗟嘆衛尉執期見帝感動對曰陛下至仁哀念遵祭不已群臣
各懷慚懼

祭彤為大僕坐伐北匈奴逗撓下獄免歐血死帝雅重彤方更
任用聞之大驚召問其疾狀嗟嘆者良久焉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腹腸倉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
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
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子嫁之生女耶我子也

明帝永平四年郭丹為司徒坐視免卒於家後帝曰朝會問群
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喬對曰昔孫叔敖相楚而不秣粟妻
不衣帛子孫竟蒙寢立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
產子孫困匱於天下南陽訪求其嗣

鍾離意為大射以上疏出為魯相後德陽縣成百官大會帝思
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幾不立

章帝建初三年光祿大夫周奉卒朝廷以奉清公亮直方以為

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誅翁歸家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已故光祿大夫周奉性侔夷魚伯夷吏忠輸隨管食仲前授牧守人送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園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古欲式序百物亮協三事不永終夙用垂遠而朝廷愍悍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八夫以下到喪終日復會吊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

靈帝時楊賜為大尉以賊寇先是黃巾帥張角等抗左道種大賢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校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撻援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師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子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任車留中後帝乃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止張角表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

詔封賜陵晉侯邑千五百戶

獻帝時尚書令荀彧卒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讌樂

祖日為祭

因為廢樂也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以為祖神

魏大祖時加字奉孝為軍祭酒深見委遇會疾篤帝問疾者文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以命也夫又與荀彧書

追傷加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尔失之悲切傷心今表贈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此者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戎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疾內方有役嘗言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之當先定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名誰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後大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道疾疫燒舡歎曰郭奉孝在任又不使孤至此初陳郡非加不治行檢數定許加加意自若大祖愈益重之然以詳能正亦况焉傳子曰大祖又云哀哉奉孝又表於天子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及當身念功繼續斯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子故軍祭

酒郭加忠良淵淑体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事據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泓固斬袁譚之首平朔上之衆踰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裊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擔命凶逆克珍勳實由加方將表显短命早終上為朝廷輕惜良臣下自恨喪失奇佐宜增加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後往勸也

王粲字仲宣為侍中從征吳道卒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大祖時征漢中聞繁子卒歎曰孤若此不使仲宣無後

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征孫權道薨大祖言則流涕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真賢人也

明帝大和中護軍蔣濟一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亦足事寢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高堂隆擬其禮儀帝聞隆歎息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晉武帝時大保睢陵公王祥薨時文明王后大喪始諭月其後

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為之心傷要未得時叙哀情
今便哭之

劉毅為青州大中正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
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

羊祐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武帝素服哭之其
哀是日大寒帝涕沾鬚鬢皆為冰焉

李喬為司徒薨武帝後思其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喬大帝彭灌
並厲忠貞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喬家錢二百萬穀千斛家半之
惠帝時嵇紹為侍中城都王舉兵向京師帝出禦之紹被害於
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惜之及事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
侍中血勿去之

明帝時王廙為荊州刺史及卒明帝與大軍將溫嶠書曰痛謝
鯤未絕於口世將世將廙子復至於此並升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
于心廙明古多通緄遠有識致其言雖未定令人改听然味之
不倦近亦易有也

成帝時劉超為右衛將軍為帝所親遇蘇峻之亂超視帝石頭
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
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
誅乃請於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以看由是遂誅
讓及超將以塋帝痛哭之不己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
瞻望墓墓追贈衛尉謚曰忠穆帝時荀羨為兗州刺史鎮下邳
以疾篤解職升平二年卒帝聞之嘆曰荀令凋落股肱腹心將

復誰寄乎

後魏大武監國以穆勸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太常八年暴疾薨帝親臨其喪悲動左右及即位每與左右談宴未嘗不嘆息愍懃以為自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其見稱如此

于粟碑為鎮南將軍卒粟碑自少治戎迄于自首臨事喜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大武甚悼惜之

屈桓為鎮東大將軍歷官公平

帝信之貞君

四年墜馬卒時大

武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大武甚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

崔浩為司徒浩死後大武北伐時宣城公李桓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冲為僕射卒葬於覆舟山後帝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帝時卧疾望墳淹涕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為時宗勳簡朕心不幸殂逝託墳邛嶺旋蓋覆舟躬睇瑩或悲仁惻舊有勳朕哀可遣大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笛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歿之故言及流涕

孝明時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薨車駕親臨撫尸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帝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

孝莊帝時李苗為討將軍討尔朱世隆於河南橋左右死尽浮

於河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苗應更立奇功

後周大祖時蘇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帝動惜之哀動

左右及將莖乃詔公卿等蘇尚書平生謙退郭尚儉約吾欲全

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

知之道進退未决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瑩越次而進曰昔晏

子齊之賢大夫一孤裘三十年及其使也遣車以乘奔侯不奪

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大祖

稱善及綽歸莖武公唯載以布車大祖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

郭門外大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

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

遂捨我去柰何因奉声慟哭不甞失庖於手至莖日又遣使祭

以大牢大祖自為其文

劉亮為車騎大將軍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大祖親臨之泣而

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隋文帝時刘行本為大子左庶子大子虚心敬憚未幾卒官帝

甚傷惜之及大子廢帝曰嗟呼若使刘行本在男不在此乎

又裴政為大子左庶子多所規正見称綵終出為襄州總管卒官及大子廢祖高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輔弼之應不令

此至

王韶字子相為晋王并州行臺右僕射奉王俊為并州總管仍

長吏歲餘馳駟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

秦王使者曰語尔王我前令子相緩來何如乃遣馳駟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二宅曰徃者何用宅為

但以表我深心耳人曰予相受我委宰事有餘年終始不易寵
章未及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
群臣帝曰其直言規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常釋手

元岩為蜀三秀益州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憚岩為人每循法
度岩卒之後王漸致非法寮佐無敢諫正者及秀得罪帝曰元
岩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柳表開皇初為曹州刺史高祖思表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
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表
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

煬帝時長孫晟為右驍衛將軍卒帝深悼惜之賙贈甚厚後突
厥圍鴈門帝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元壽為右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
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
光祿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為守內史舍人

唐高祖武德中許紹為陝州刺史行軍總管趙郡王孝恭之擊
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圍荊州會紹卒帝聞而傷惜為之流涕
太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郎虞世南
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惜于懷卿
体吾此意為製碑文也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
遣使置之靈主為後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玄齡曰如晦與公
同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恐為鬼
神所畏令取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 六後帝夢見如晦若平

生及旦以告玄齡言畢歔歔侍衛莫不掩涕因遣送御食以祭
烏明日如晦亡日帝復遣尚官至弟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
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也

六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六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
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對曰君臣之義同
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十二年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我
尤一体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寔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
夫天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
可言耶未幾作詩一篇追思徃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
死伯牙鼓琴朕之此篇將何所視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灵
悵讀而焚之異世南神識感悟

十六年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
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十八年宴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余人於丹霄殿各賜以貊皮
右衛大將軍薛万徹豫焉帝意在賜万徹而誤呼其兄万均愴
然不樂曰万均朕之兄舊不幸早亡朕不覓呼名豈其魂灵欲
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万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
感嘆是歲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洛陽
苑甚慟

十九年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淚其夕

帝聞岩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一宵夜警所不忍聞遂命停之

溫彥博為中書令薨太宗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天性靈

姜確為左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兵攻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為五言詩曰鑿門初奉衛仗節始臨戎振鱗方踉浪騁翼正凌風未展六奇術先虧一篲功防身不足智殉命有余忠悲驂嘶向路哀笳咽遠空悽涼大樹下流悼滿深衷時人榮之子曠嗣以確死王事拜朝散大夫

高祖總章二年司空英國公李勣薨帝謂左相姜恪等曰貞觀之初勣已經事朕在苒之間四十餘載歲月既久情素可知此人奉上忠貞事親孝謹執心平直終始不渝歷事三朝未嘗有過自古賢臣罕有其比忽此殞逝痛惜良深此公為性廉慎不營產業今既亡歿當無余財所有賙賻務令優厚因泣下久之開耀元年十二月太子太保郝處俊卒贈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常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痛惜即與光順門哀奉一日不視事祭以少牢

玄宗開元八年右散騎常侍褚元量卒中震悼久之謂宰相宋

璟蘇頲等曰元量碩儒且有德業朕早川師習每用尊崇三史
九經前言徃行有可以裨益時政規正朕躬未嘗不造膝切論
昨聞其屬纊之時唯以脩書為意求念其逝寔軫于懷無事宜
皆優厚

十五年蘇頲卒其塋日帝遊咸宜宮將出獵開頲喪出愴然曰
蘇頲今日喪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官

二十二年八月追贈故大理卿袁仁敬為越州刺史仁敬脩身
簡儉為政以清介稱帝思其為人乃詔褒贈

肅宗時幸云京大原節度迴紇畏之數年無烽警之虞卒肅宗
為之流涕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帝言及云京泫然久之

代宗大曆中宰相楊綰薨帝驚悼久之詔贈司空仍宣旨謂百
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奪我楊綰之速也甫及大歛與鄉等悲
悼同恨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來未有其比

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在奉天贈故永平軍節度行營兵馬使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武威郡王賈隱林左僕射賜實封三百
戶隱林累有殊功性頗朴直初奉天圍解百寮稱賀隱林忤舞
因質言曰朱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
灵大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
帝虛懷納之及是思其讜言切效故褒贈有加焉仍贈絹百疋
米百石喪官給

貞元元年八月西平王李晟既卒時初城鹽州復鹽池帝賜宰
相新鹽惻然思之命致鹽於灵座又時遣使至晟弟存撫諸

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帝喜見於心九月以贈大師以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左領軍大將軍李憑為右威衛大將軍依前燕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景辰李愿及諸弟等九人召見於延英帝見愿等憫然久之曰朕雖在此帝念卿等追懷勲德何日忘之卿等咸喜居喪或出於等倫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十匹張弘靖為監察御史時德陽公主下嫁治地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章陳情具述考祖之德弘靖祖加貞相玄宗宗父廷賞相德宗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

憲祖元和四年覽貞觀故事見侍中魏徵諫諍匪躬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其居在永興坊已質賣更無魏姓析為九家矣帝愍之出內庫錢一百万購之以賜其孫稠其善仍禁其質賣

文宗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歸第帝思其勲奮勞問賜與中使旁午仍形於詠言御札及聞度已薨歿帝震悼久之重令繕寫至於灵座

周大祖時翟光鄴灌知京兆尹光鄴卒帝初聞訃至慘然驚嘆曰天不助余為治賢良之臣遽此奄忽非獨余之不幸亦民之不幸也傷哉

世宗顯德六年三月樞密使王朴暴帝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樞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

抑外戚

王者膺天祿之重履至尊之勢非獨內德茂也蓋有外戚之助
焉其所由来尚矣然而地居貴寵家承豐富驕侈不期而自至
禮度因縱而致敗自非見之於未朕防之於將然曷以免夫禍
機而緩乎吉祿者矣故有挺英果之斷躬哲惠之美志絕乎私
愛慮極乎幾深避閨闈之情思名器之重察其才智鑒乎古者
但加體貌之禮莫參帷幄之議至有為惡自敗寘之於典刑檢
身無狀申之以教督抑損斯在懲艾兼至用能恢至公之道符
大中之訓垂之加話為方來之軌範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
國久念不可而大祖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見謂見乃以御史大

夫嘉為丞相

宣帝后霍光女也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
善光薨帝始躬親朝廷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光妻顯謂其子
禹雲山曰汝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曹輩也今夫給事中他人一

間汝能後自救邪會魏大夫為丞相數宴見言事平恩侯與侍
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自心尤言如古也帝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謂各人行於上也於是

霍氏甚惡之

元帝時馮野王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
奉野王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

帝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又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

比例比音
必媚反

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忘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

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
譚是也其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
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
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奉野王
王舊不亙脩九卿以秩出為上群太守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
政外家王家僭盛常內悒悒即帝位多欲有所規正封拜丁傅
奪王氏權

後漢光武時馮衍與外戚陰興陰就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
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

明帝永平中馬援女立為皇后帝圖畫建武中名臣烈將于云
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觀蒼國言於帝曰何故不益伏
波將軍像帝哭而不言馬防以特進就第多牧馬畜賦歛羗胡
帝不善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閻章永平中為尚書以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
以重職帝以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

魏太祖初下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步司馬后常對太祖怨
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耶后又與太祖給其錢
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耶故託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
不益又詔曰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心又不得橫受茅土之

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文帝黃初中欲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群奏曰陛下以盛德應渾受命創業革制當求為後式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生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自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後魏孝文時李屯思皇后從父鳳之子也爵栢人侯弟安祖浮陽侯祖吳安喜侯道念貞之侯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又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後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令且可還後則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唐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停其官初遵縣

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絕之載所負之值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拽辱烏載妹婿昭德王后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鞠之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料差未為臣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常倫况自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礼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貶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詔曰公主群王駙馬等所養鷹鷄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越詔界其故違者府縣切加檢察

錄名

聞奏

十二年十二月以駙馬都尉張克禮鄭何劉士湮等並停正官慮以戚屬不脩官業故也

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灯延安公主衣裾寬

大郎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並奪兩月賜錢

宗中太宗五年八月庚子勅曰應公主家有莊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徵科如邑司擅行文牒隱庇兼蔽匿要人便委諸軍諸使及府縣當時捕捉收禁聞奏其邑司官吏及印本緣徵封須行文牒令即便因他事攪擾府縣自今以後除徵封外如緣公事並令邑司申宗正寺寺司與酌量公事行牒其邑司並不

尊外戚

得擅行文牒
春秋褒紀侯之義大雅詠申伯之思蓋外戚之尊其所由來者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厥政弼文其制增重崇母后之族貴

皇嬪之親慶延祖考寵被存沒或追崇名謚建置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器土宇尺飭終之禮以貴於泉扃極加等之榮以光其門闕蓋王者展因親之孝重齊體之道焉然能抑河潤之勢監肺腑之私時中而行蓋可宗也

周桓公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故先褒為侯一云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固封之百里蓋以為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漢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后父呂公為臨泗侯

文帝即位薄太后母前死塋櫟陽北帝乃追封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

義又景竇皇后景帝母也親早卒至觀津薄

大后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一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北灵文園法

武帝即位尊王大后

帝母景帝王后母也

母臧兒為平原君追尊王大后

父仲為共侯仲槐里人也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

原君薨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帝母武帝外祖趙健行也

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

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上官安上官皇后父左將軍桀子也右定女入為昭帝健行安

為驛都尉月餘立為皇后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遷車騎將軍后

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如法

宣帝地節三年求得悼后

帝君史皇孫王夫人也

母王媪制詔御史賜外

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青龍二年又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

婦董為唐陽君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

齊王甄后文昭皇后兄儼孫女也后立父已沒帝封后母三人

樂鄉君

郭滿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齊王即位追封諡滿為西都定侯

太后母杜為邵陽君

高貴鄉公卞后父林秉弟闡子也后立時小已沒封大妻留曰

上陽鄉君

晉武帝泰始九年追贈景猷羊皇后母漢左中郎將蔡邕女陳

留蔡氏為文陽縣君諡曰穆

王肅妻羊氏武帝母文明王皇后母也亦崇諡號泰始三年下

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
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王肅夫人羊氏
令章体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胃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
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裔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
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殞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烝烝
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謚
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為平陽靖君其
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即夫人楊氏舅
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穆遺言渭陽之感
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大康七年
追贈后祖母夏侯氏為滎陽鄉君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事魏為通事郎早卒武帝以后父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穆皇后終于明光殿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
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殞殂痛惜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
冢門之情特隆入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
言近垂困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令前君將軍駿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塋事賜謚母趙氏為縣君以繼母段氏為
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加之
揚駿武悼皇后父母為鎮君府司馬武帝以後父起居重位自
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惠帝即位進駿為大傅大都
督假黃鉞錄朝政

惠帝賈皇后父克為大宰魯公薨帝即位克備廟六旬之樂母

郭氏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時加殯禮

羊玄之惠帝羊皇后父也初為尚書郎帝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父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即位追贈元敬虞皇后父故南陽王文學豫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邙陽縣君

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成帝恭杜皇后父又鎮南將軍預孫襲封當陽侯為丹陽丞卒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斤母裴氏封高安鄉君至孝武帝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號曰杜姥

康帝即位徵拜褚皇后父豫章太守裒為侍中遷尚書封后母謝氏為尋陽鄉君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冲未親國政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謬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君錄尚書事永和五年卒贈侍中太傅謚曰元穆六年正月帝臨期以裒喪故懸而不樂十二年正月帝臨朝又以裒妻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

穆帝即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中不起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悛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哀

帝即位贈王皇后母爰氏為安國鄉君
孝武寧康初追贈簡順王皇后父故光祿勳遐為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

王蘊孝武定王皇后父也為吳興太守定後立蘊以後父遷光
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
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于京口徵拜左僕射遷丹陽尹
復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大元九年卒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安帝即位追贈王皇后父故中書令猷之侍中特進光祿大夫
恭帝褚皇后父塋於義興太守早卒帝以後父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

後魏道武慕容皇后立母孟為漂陽君

文成和平二年追贈母閻后祖父延襄康公成定襄懿王
馮熙文成馮皇后父為大師內都大官文成母詔熙上書不臣
入朝不拜孝文太和十九年薨於代將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
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大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盡縣備九錫前
後羽葆鼓吹皆依晉大宰安平王故事

宣帝立高貴嬪為皇后八座奏帝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

高陽宣武母文昭皇后父也景明中贈颺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母盖氏追封清河郡君

子勁宣武母皇后父也初為征虜將軍宣武納其女為后封大
原郡君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勁卒贈司空

孝明踐祚以宣武胡后帝母也父河州刺史国珍為光祿大夫後妻梁為趙平君

唐高祖王皇后父仁祐為羅山令高祖為皇太子以仁祐為陳州刺史永徽初以仁祐為特進魏国公母柳氏為魏国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

中宗和思趙皇后父瓌為壽州刺史坐越王真連謀被誅神龍元年贈左衛大將軍

常玄真中宗常庶人父也為晉州參軍庶人初納為大子妃以玄真為豫州刺史神龍元年中宗即位追贈玄真為上洛郡王睿宗肅明刘皇后父延景陝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国公

竇孝謏睿宗昭成竇皇后父也為潤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贈大尉邠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邳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祁国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為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母竇氏封義帝縣立

代宗宝應二年追贈肅宗章敬吳皇后代宗母也祖神泉司徒贈后父令珪大尉贈后母李氏秦国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睿宗陳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書監易真大

師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隨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国公與外祖易真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祖緣祠廟所須官給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

母也

父也官至私書監真元中贈揚州

大都督

順宗莊憲王皇后憲宗母也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待英武軍使贈滋州都督父子顏尉衛鄉順宗內禪贈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穆宗即位詔皇太后

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母也

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

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督大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

大長公主敬宗即位崇重母族贈穆宗恭僖王皇后

敬宗母也父故

婺州金華令詔鄉司空母張氏贈趙國夫人

文帝即位贈穆公貞獻蕭皇后

文宗母也

曾祖陵為太保祖聰為太

傅父俊為太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二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弭兵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聖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拯溺豈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時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燎原之戒雖有忘戰天危之論亦著佳兵不詳之說歷觀中古以迄後世或因疆理之甫定乘致之方息以殘民蠹財而為念將戰弋橐弓之是圖繇是濬發明昭深惟遠馭示不復用以愛養於郡生悉罷以歸俾轉緣於農作以至馱於遠略疲於出師謹守備以息攻戰節經

費而完物力使夫金革罔試而方夏以寧養老長幼不失其所斯之謂至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脩文倒載于戈包以皮彪示不歸馬於

華山之陽放牛於菟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菟林在華

之地欲位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

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一戈包之以虎皮將

師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

史記云武王滅紂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菟林之虛音墟偃

干戈振兵旅示天下不腹用也漢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五月兵皆罷歸家帝下令曰兵

不得休八年万民與苦甚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安也守也

而空之以避難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還

名數謂戶籍也吏以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辨告者分別義

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初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丁二

年海内虛耗二帥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

搜粟都尉桑弘羊為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

園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谷與中國同時熟其傍園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谷

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傍園臣愚以為

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園地刑通

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可谷張掖酒泉益多遣騎假司馬為斥

埃屬校尉事有便益固騎置以聞騎置即今田一歲有積谷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為妻就畜積為本業益墾

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

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督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帝迺下詔深陳既往

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二十助邊用二十者每口輔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界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

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万

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

食漢軍食讀曰餘漢軍破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士雖各在

道已盡至于歸塗尚若乏食不能終師旅之士也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

人朕發酒泉駝案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

毋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户万一千為湯沐邑追賜

外祖王迺始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家室置園置四百家長丞

奉守如法歲餘博平軍薨謚曰思夫人詔徒思成侯合葬奉明

顧成庙南置園邑長丞本號廣明故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

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日明奉罷涿郡成思園

許廣漢宣帝王皇后父也帝即位歲余封為昌成君後封為平

恩侯位特進廣漢薨謚曰載侯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如法

王奉光宣帝王皇后父也后立帝封奉光為邛城侯元帝即位

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

元帝即位以大子母王妃為健行封其父楚為陽平侯後三日

用符元

婕妤立為皇后楚位特進永光二年薨謚曰頃侯

成帝許皇后父平恩侯加元帝舅也加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改轄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

薨謚曰恭侯

趙臨成帝趙后父也后初入宮為婕妤帝封臨為成陽侯哀帝

傳皇后定陶傳皇后從弟子也哀帝即位傳太后封傳妃父宴

為孤鄉侯傳氏既盛安最尊重

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娶貞定恭女王號主

恭王名晉景帝七代孫

建武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親喪送葬百官太

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塋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

陰隆光烈陰皇后父也南陽人建武九年追爵謚隆為宣哀侯

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

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章帝竇皇后父勲大司徒融孫也建初七年追爵謚勲安成侯

和帝永元九年追尊貴人

帝母章帝梁貴人也

為恭懷皇后制詔三公大

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天子中宗是有舊典

大宋文帝中宗宣帝

念外祖以薦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灵文

順成侯魂而有灵加斯寵榮家爵显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

嫗及扈備礼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西迎也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益棺

王匣衣衾建營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臨謁送葬百官畢會

鄧訓鄧皇后父也為護羌校尉求元二年卒官十四年后立元與元元年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乎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安帝永初元年爵號大夫人為新野君千戶供湯沐邑

安帝元初二年立閹貴人為皇后二年以后父侍中賜為長水校尉封北單春侯食邑五千戶四年卒謚曰父侯延光元年追尊后母宗為榮陽君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安帝之祖母也安帝即位追封謚楊為當陽穆侯

順帝梁皇后父傷恭懷皇后弟葉氏侯雍子也為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三年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校尉陽

加元年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馬駟車其歲拜執金吾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大常桓為奉榮就弟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

桓帝鄧皇后父香和熹皇后從兄弟也后帝見追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宣卒贈塋禮皆依后母舊樣

竇武扶風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為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灵帝見拜武為大將軍更封武為喜侯灵帝建寧四年宋皇后立帝拜后父喜鄧執金吾奉不其鄉侯何

真南陽宛人灵帝皇后父也后以選入掖庭光和三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興為武陽君献帝伏皇后父完為侍中興平二年后立完遷執金吾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同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户千封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蔡令逸謚曰敬侯

毛嘉河内人明悼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拜加騎都尉進為奉車都尉又封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

卞廣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謚廣曰開陽郡侯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為恭侯夫人皆賜卹綬

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帝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謚永為安陽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其前後辭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

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至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匈奴乞音愾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二師將軍與軍若汝也乞音愾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鄉大夫與謀子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公卿大夫謀事尚小專決尤離問蓍龜迺者以駙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

千石諸大夫即為文學者視讀者示不文李謂經書之人迺西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以為欲以見疆見显示

夫不足者示人有餘言其夸張也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日枯楊生澤豕曰枯楊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華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占星望

氣其大小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又曰北伐行將於輔山必克卦諸將二師最吉上遣諸將而於卦中二師

最吉故朕親發二下黼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諸卦兆皆反

也繆言其效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

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祖軍於軍所行之道單于遺天子馬裘

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

漢極大然不能飢渴耐音失一狼走千羊迺者二師敗軍士死

略離散言死及被虜略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隧者依深險之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

鴻臚等又議欲寡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霸

所弗能為也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擾搜索問

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侯長史使卒

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

而主者不禁又長吏於皮肉多使障侯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

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故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畫

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矢之既不上畫所以當時不知至有

人言知乃當今務在禁苛暴上擅賦立本農脩馬復令馬復因

僮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群臣二千石各止進畜馬方畧補邊

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由是不復出軍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飾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撫天下也其罷車騎將

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閏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囂子內侍公

孫述遠據邊垂乃諸將曰且當置此兩人於度外耳因數騰書

隴蜀告示禍福

十二年既平隴蜀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尔所及

二十七年歲兵乃以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復今人畜疫死早蝗赤地役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万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求時或易失豈易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勾勾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羗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息不忍謀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柔者德也剛者賤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

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己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刻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奉天下之兵以滅大敵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文帝討孫權臨江而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

失道不滅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
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醮淮漢衆軍亦各
還反不獵西歸矣

隋高祖開皇元年正月丙子陳國平四月壬戌詔曰往以吳越
之野群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士大同含生遂性大
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聞通耳目宜從茲始喪
亂以來緬將十載君失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
弟之情或薄夫嬖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為帝王志
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迩黎人家目脩人
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除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
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代踞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伏悉皆除毀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八月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回言於帝
曰其國聞高昌之滅大懷震惧大對盧三至館侯五接之禮加
於常數太宗曰高麗所居本四郡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其國
精兵必未救援又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
固取之不难但閩東諸州戶口未服朕意在含育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高麗附庸
之主朝貢不絕聞有篡弑哀之甚深因喪致討乘危取亂雖少
得之君子不貴且夫山東諸州凋弊未復吾不忍發言率兵耳
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御內殿謂侍臣曰比為海東負壘須申吊
伐是以數年已來頻有勞役所在百姓誠大辛苦况緣軍機調

發科責百端貪殘之徒恣意侵暴兼夫造船諸州辛苦更甚苦
前令借問冀欲知其事實然四方使至略不尽言表疏所陳皆
涉順旨我密加廉察在下非無怨咨如聞隋朝破忘緣為征役
不息隋亡何必不由此相傳共有此意且越海行兵溝經難阻
或斃鋒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懷昔漢武帝征伐西夷
戶口衰減晚年感悟封丞相為富民侯此即故事分明即為龜
鑑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者今欲總停使遠近百姓無役豈不
善耶即日下詔曰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岩廊之上凝襟華
裔之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日休勉力勵精精求大化往
為奉成先志雪耻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河雖除勾越暴
彘匪諸身疲人竭才役與於下泛滄流而遐濟踐危塗而遠襲
夙之競濟或取淪亡鋒鏑交揮非有損仆願惟匪德事有乖於
七旬在躬延責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已鑒寐斯在漢載富人
周旋切念日者翹車聯映賁帛相輝庖鼎之前猶潛秀異閔拑
之下未及英竒傳逸翰於西雍羽殊室於東序比王師荐發戎
務寔繁州縣官寮緣茲生過力役無度賄賂公行蠹政傷風莫
斯為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船已備東行者即宜並停凡百在位
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

玄宗開元二年十月薛納引兵至渭源遇吐蕃戰繫克捷帝遂
停親征乙丑勅曰犬戎皆息豕荐為孽犯塞侵牧乘洮涉渭朕
託王公之上居司牧之尊憫彼蒼生情動整旅戒嚴有日先命
偏師前驅進討扼喉撫背拉朽摧枯今諸將追奔相望猷捷遁

用府元龜
逃已來邊鄙方寧夫出師天上觀兵塞下所以用威武也念人勞斃與人休息所以息恩惠也彼戎狄之為患天在誅夷苟黎元之獲安寧資順况去有徒費追無所及兼懷供帳之勞宜輟共行之典前取今月十二日親征者宜停

二十五年六月勅曰今邊隅無事寰宇又安甸內置烽誠則非要其蒲絳等二十二州置烽師等共一萬八千九十八人宜並停勅還本邑

代帝廣德二年二月制應諸州團縛將士本委本道節度及都防禦使等審與州府商議如此非要害無所防禦其團練人等並防農營休息

六月勅曰中國有事海內不康殲厥渠魁人自為戰其死亡者可勝紀乎非其父母即其子弟責實由朕禍非自天念茲恟恟痛入骨髓明神馭亂元惡就誅四胡既平罔不相賀遂欲衣裳為會天下偃兵備七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閔內侯東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同兼侍中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邁德濟時尽忠憂國切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思極生人免其湯火善陳利害屢進封障以艱阻底寧務於清靜地非要害不可尤聞幕府事無防邊不可更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并擢得軍宜依罷茲凶器姑於息人離散可要瘡痍可復卒是道也仁遠乎哉朕心所加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政體為大曆五年正月罷河南淮西淮南山南東道副元帥其所管兵馬權隸東都留守時四方無務息人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淮西平御史中丞崔元畧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官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又武為曩時將武已請改矣遂唐武為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夫唐武名乃知帝厭兵人人相賀

和好

自建安之末三国鼎分當塗外禪吳蜀近爽及西晉喪亂五胡僭竊琅琊南渡司牧遺黎其後元魏勃興上承正統諸國迭王分據中國秣陵更乎五朝華夏禪于三姓附之高齊載于二百當其繕兵闢立傳世撫封疆理交侵干戈迭用其夫天將悔禍民思息肩繇是封蓋相望玉帛脩聘咸築侍賓之館相高尋對之能雖與取亂之師亦行繼絕之禮遵用古道良足稱焉

魏文帝黃初二十八月吳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大常行政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帝又欲封權子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三年正月吳孫權上書說劉備友黨四万人馬二三千匹出梯歸請行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發狗邑子陽之擒變起扞閔將軍其克勵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云帝以素書所著

典論及詩賦餉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晉武帝泰始二年吳少常孫皓遣人來吊祭有司奏馬荅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荅之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後秦姚興

六月冬十月晉遣使來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詔馬邑侯元陋孫使聘於姚弋又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大真與晉大尉劉裕相聞使博士王諒假為平南參將軍禽烏後劉裕代姚弋詔長孫嵩持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郵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

泰常六年宋遣使來聘

大武始光二年四月詔龍驤將軍步推謁者僕射胡瑾使於宋三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步推謁者僕射胡覲等使於宋

神麤二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詔散騎侍郎周紹使於宋

延和元年五月宋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宋

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朝貢奉馴象一

十二月詔兼散騎常侍盧炫使於宋

大延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七年詔散騎常侍郎廣子游雅等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來聘

四月十二月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於宋

五年十一月宋遣使朝并獻馴象一

大平真君元年二月詔假通直張侍刑穎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人來聘

八月詔散騎侍郎張律使於宋

十二月宋人來聘

五年八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宋

十一月宋人來聘

六年詔曰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於宋

九年正月宋人來聘

十一年十二月南伐車駕臨江宋文帝使獻曰牢貢其方物又

請進女於皇孫為畜致馬通問焉

正元元年十月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即法佑使於宋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散騎侍郎馮闡使於宋

七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吳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年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

於宋

三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朝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寧朔將軍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內近

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鱗使於宋

用所元... 獻文皇興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來聘

宋明帝也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壬辰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宋遣使來聘

孝文延興元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二月正月詔假員外郎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來聘

是月宋明帝子俊廢帝位

三 正月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齊

九年宋遣使來聘

四年三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齊

十一月遣使來聘

五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大和元年八月宋遣使朝貢

是年七月宋順帝嗣位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鄭儀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是年宋順帝為齊高祖所發

五年秋七月齊遣使來聘

七年七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齊武帝也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八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九年五月齊朝遣使朝貢

十月復出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於齊

十年三月齊遣使來聘

十三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彥兼員外散騎常侍郎侯靈紹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四年四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蘇季連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十五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侍頭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游使於齊

十六年三月齊遣使來貢

七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亮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七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峦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齊

九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禎使於齊時帝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洛陽勅鄉仍廟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後乃薄伐且肖願喪甫然以使通在昔

乘危幸凶君子弗敢是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思六師三川是
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令更造丕書以代徃詔此所勅校隨
宜變之善勗皇蕃無替指意

十八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使於

齊

七月齊鬱林王為明帝所弑立帝昭
文是為海陵王十月又弑昭文自立

十二年車駕南伐遂絕齊和如初梁武帝屢侵魏邊豫州城人
成早生以城歸之詔遣令中書舍人董紹慰勞紹至上蔡為梁
軍所襲因送江東仍被禁錮領軍將軍呂僧珍斲與紹言便相
畱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定鄉還
國紹對曰孝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

主書霍靈超詔詔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
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昧蒙命及輒當聞奉本朝
梁武賜紹衣武引之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
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於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者卿
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加問又令謂紹
曰卿知所以得不死耳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
則亂故湏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者胡不思
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所
以獲齊將齊苟兒等二人欲以換詔及紹還宣武愍之永平中
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給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後周高祖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陳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以陳主弟頊為柱國送還江南

九月陳遣使來聘

三年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四年九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天和三年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暹兵部尹公正報聘焉

十一月遣開庫崔彥小賓部元暉使於齊時常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領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齊通牙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

久絕無使會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始皇世母先捉在彼曰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彼盛設供帳令公主接對使人兼述皇家親屬在東之意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正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齊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先是護母閭姬與皇等四姑及諸戚先沒在齊皆被幽繫護為宰相之後每遣間行尋求莫知意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書與護曰天地隔塞母子異所三十余年存忘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

不覩一人興言及其悲纏肌骨賴皇齊恩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揚氏姑其女嫂刘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以為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與於汝又听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上侔造化將何報德汝其吾別之時年高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弟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理起日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弟二叔時俱戰忘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宝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於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宝掌賀拔與各別分散元宝掌軍營在唐朝內經停三日元宝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

悉送京內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如望見鮮于脩理營大語吾云我今定向本軍既至營遂告我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年兵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因緣也於後吾共汝在壽楊住時元宝提及汝姑兒賀闌盛洛並汝身四人同李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提其兒打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尔朱天柱亡歲賀拔阿計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来富迎女亦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著紫織成襖通身黃綾黑衣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等二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汝明記之二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如吾含悲抱蹙

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
此言死尤不朽况如今者勢又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
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
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若貴極王公富過山海
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相見不得
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富貴極盛光耀世間
汝何為用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伸其供養事往何論
今日已後吾之殘命唯繫於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
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尤能先發閼河阻遠隔絕多年書
依常体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以識此理
不以為恠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
宇分隳遭遇灾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
同蔭室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合種此身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
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
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
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
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
並許婦放初聞此旨魂魄爽飛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
礼送平安如鏡遙奉顏色搖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
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
禁常蒙優礼摩敦垂勅曲尽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心情屠
害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嘗謂寢膳貶損

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敗
破之初蔭室年已十歲隣曲奮事尤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
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常喪亂四海
荒流大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幾原其事迹非相
負背大祖升遐未定天保蔭室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
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盈庭顧親悲摧心情斷
絕無顏戴履負愧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
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国有家信
義為本伏度來朝已應有日一家得奉見慈顏永畢生愿生死
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升荷二国分隔理無書信主上
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
咽言不宣心家寄蔭室別時所留錦袍裘年歲雖久宛然尤識
袍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忌自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
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
以失期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嶽尤輕兵
食非重故立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国祝事物愧隨會所以為盟
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国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厲屯
夷時鍾瓌隔時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
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克耒
秋謂其信又由衷加言無爽今落木戒時申霜行及方為世母
虛設辭謂未諫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竟寧民
又云匪報詳現此意全乖本国愛人以礼及惟姑息要子責成

資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
損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其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
若令迷爭尺寸兩競錐刀凡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
韓列為三安得獨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悼燕家國啣
悲茹血分畢寃視豈筮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
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
城下雖曰班師余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再之
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
狄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戰詣朝請見相於周旋為惠不終
徒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足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
事不由此自應凶省豈宜有問移書未送而母至

四年正月遣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吊賻焉

四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齊

十月遣文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祭文賓部賀遂禮於齊

三月齊遣使來朝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遣小匠師楊勰齊馭唐則使於齊

三年閏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遣司會侯莫陳凱大子宮尹鄭譯使於齊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齊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會皇太后塋

十月詔御正陽尚希禮部盧愷使來陳

四年三月遣小司牧淮南公元偉治納言伊婁謙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八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陳遣使來聘是歲帝既平北席後梁明帝肖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於宴承間乃傳其父

荷太祖極救之忌并叙二國艱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辨暢因涕泗交流帝亦為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義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也歸曰長義未能抱樂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乃親撫五絃臣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贈万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

宣帝大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理部篩書使於齊

隋高祖開皇元年九月遣御正未梁主肖歸使及大宰肖岩司空劉義來賀

四月陳遣散騎常侍衛昂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瑒來聘於周而帝已受陳禪致之介國

二年正月陳遣使請和因歸赦胡墅

三年四月陳郢州城主張子譏請使請降帝以和好不納遣兼散騎常侍師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邵使於陳

十二月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散騎直常侍袁彥來聘

閏月遣兼散騎常唐令則通常侍魏澹使於陳

四年正月梁明帝肖歸末朝初帝在周執政時尉遲迥王兼司馬消南等各起兵時帝好郡皆密

請吳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進節於山南帝固以偽俄可而消南奔陳向等相次破滅及帝既賤極

思禮弭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四馬五百匹開皇二年帝備禮納婦女於晉王妃又欲以其子陽尚闡陵公主由

是罷江陵總管歸轉制其帝至是未朝長安帝其敬待之語帝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及還親執手謂之曰至志梁

王久滯荆楚未復旧都故鄉之念長軫壞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旅邊耳

七月陳遣兼散騎長侍謝白兼通直散騎常侍德賀基來聘

十一月遣兼散騎常侍師道衡通直散騎常侍豆盧宴使於陳

五年七月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兼通直散騎常侍阮卓來聘

九月遣兼散騎常侍李若通直散騎常侍崔君瞻使於陳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常侍江椿來聘

八月遣使散騎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常侍劉顛聘於陳

七年二月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春來聘

四月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儷使於陳

八年正月陳遣散騎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止水來聘

三月甲戌遣兼散騎常侍何尚賢兼通直散騎常侍常軍使於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三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三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其民上若乃司牧之重正治或失又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觀而脩德惧刑政之壅蔽則勤於听納恐驕盈之易至則身先節儉憂億兆之未泰則矜微卹隱念賦役之尚繁則省財節用思忠賢之未進則寐寤遺逸慮邪佞之或逡則斥去郡小轉禍為福變災成祥惟德是輔其理何遠是以堯之水湯之旱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皆明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矣

殷湯時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特三足鼎禱於山川曰政不節

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盛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子履名湯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天土曰今天大旱自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人之命言未已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大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

祥祿樹也谷音違今之楮樹二水合生不

恭之罰兩手握之曰拱

大戊惧同其相伊陟

尹之子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

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

桑枯死

與讀曰歟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

古豆切

武丁惧祖己曰

祖以賢臣臣名

勿憂先脩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民典厥義

言天

視下民以義為常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妖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

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若順听服也不已順德言無象也不服罪不改脩也天以言命正其德謂

其有永有不永

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繼帝祀無礼于棄

道

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時豐於近也

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

驩殷道復興

周文王之蒞国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日尹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国郊郡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也故以此罰我也今又興事動衆

以增國城事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
遂謹具禮節妖皮革以交諸侯節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領其
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興郡臣行此幾何而侯至文王即位八
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几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
見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惻身脩行于消去之
祈于郡祀珪璧既卒乃兩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
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感不治

治音直 吏切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適讀日 適音旬切災孰大焉
災莫大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

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尤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郡生上

以累三光之明系音力 瑞反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此令

謂詔 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句音蓋乞也 啓開也 言以 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
為恩惠 也及夫賢良方正能直言其諫者以輔朕之不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歲不祭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言便殿便室便生者皆 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

安也 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 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者也帝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雲不得舉火擲陽助 陰也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帝及郡臣皆素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摧水出詔曰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民未

能和郡生迺者地震北海琅琊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
 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
 有所諱今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
 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帝以
 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墮與藜同
 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
 過失其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補朕之不逮毋諱有司諱
也言雖有司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大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帝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箴樂府員省苑馬
 以賑困之

九月關東都國下大水飢或人相食轉傍郡錢穀以相救詔
 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
 舊貫之居言以德淺薄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公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
 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
 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言得壽考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
 託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
 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大上皇廟殿殿未飾壞敗源道縣
 城郭宮祀及民室屋壓殺人衆源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山摧地
 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衆也治有大虧咎至於斯風
 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鬱不通之意也問者數歲不登

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司蠲除減省以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六月關東飢齊人相食七月詔曰歲北災害民多采色五谷不收

食養故其色變惡慘但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衰者衣今

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

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天降災於孝武園

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郡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

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阨古加字煩擾

乎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四年五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

次眾僚久慮慮口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

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西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

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曰殺不得日所具各

減半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永光二年三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形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

軌服軌與充同亂在外姦在內曰充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

夙夜戰慄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掩

昧掩音暗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

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以大赦天下

用守元編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戰戰慄慄夙夜思過失不敢荒
 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委敕公卿日望有效委古字至今有司
 執政未得其中中音竹仲切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施惠福薄禁令頌苛暴猛之
 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錯置也是以氛邪
 歲增侵犯大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湛讀與沉同湛掩者是掩而湛沒迺壬戌
 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異等賢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詔曰蓋聞明
 王在上忠賢布職則郡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掩于王道夙夜
 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感眩視也是以政令多還民心
 未得還也迺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

惡不同愛憎即異也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云
 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以孔之哀孔甚也言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
 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
謂當慎脩其身思為長久之道也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
 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也咎孰大焉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假至
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違災郡公孜孜師先百僚輔朕不逮崇
 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心以度於物其大赦天下
 令得自新

三年十二月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眾民
 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

昆蟲也昆蟲人君不得謫見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

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食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

失明白陳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言我有違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順從唯唯退後則有謗

言也丞相御史將軍與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郎國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帝將覽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慄

慄未能奉稱謂不負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食

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輔予不逮百僚各脩

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惇厚也遠離也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詔曰乃者龍見于東萊日有

食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郵子又同謂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刺百寮

深思天誠有可減省便安百姓者條奏所賑貸貧民勿收

四年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焉有司其悉

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

災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息變異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秋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

兢懼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地動比比地動猶言

頻也迺者河南潁州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得民反

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籍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

人三千

人三千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元不瞻未覩厥咎妻

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止暴虐假執古執

字獲名温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陸日意百姓怨

怨靡有錯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

夫其各悉心勉師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

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者各一人

平帝元年二月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

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

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戶以上葬錢五千四戶以上

三千二戶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

切起宦寺市里募徒貧民縣次給食至徒所賜田宅什器假與

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居民宅二百千區以居貧民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

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食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

方念愆庶脩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日

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

任至重靜而不動者也今而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

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

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

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賊逋稅而蘆宅尤破壞者無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甚承祖業無不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蟄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勤變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輔吾德古者鄉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于一人郡司脩勉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

皆上奉事各言得失帝覽帝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郡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閔睢刺世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閔睢以應之註曰應門听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閔睢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程式飛淫法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

問王不听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驚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易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大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八年四月乙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稼未
正下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

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揚

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

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其川曰河濟

雍州其山曰西岳其川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

汴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彰并州其山曰常其川曰滹沱此為

九州名山大川長吏各潔禱請冀蒙嘉澍

章帝永平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

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籬供養愆咎衆著

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之以孔乎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

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

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

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

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恩

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

令二千石理寃獄錄輕繫禱五岳四瀆及山名能興雲致雨者

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今

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

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

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
朕寐寤惘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

何以輔朕之不逮以塞災變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
詳刑辟理寃宥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
慘刻不宣息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勿囚徒於法疑
者勿決以奉秋令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令有司脩法制繕囹圄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方察煩
苛之吏顯明其罰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
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送陰陽至今百姓飢
餓更相啗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郡司之責而過
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饑徹樂不陳充廷車

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

故曰充廷車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
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

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詔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

大夫謁者謁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早戊詔曰政

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崇

音詠

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名山

海滎陽河洛尽心祈焉

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滎澤於故滎陽祠焉

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

無以順奉乾坤協序陰陽災青屢見咎微仍臻地動之異發自

京師兢兢祇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將何以輔其不逮奉答戒
異冀不空設又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桓帝逮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
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
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元晦暗朕
祇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
愍前世禁徒故逮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徒者使還故郡沒入者
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
妖惡支親從坐及使民減死徒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
此令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蟲滋蔓
殘我百谷太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致害郡縣當為飢餒者儲
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乏困
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遣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
其令大司農絕今歲更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
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明帝大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大雩
帝初二年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記
惡之於是大脩禳禱之術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旱詔令獄官亟平寃在理出輕微群公
卿士謹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大和七年閏五月大雩大官減膳

咸寧二年正月以疾疫廢

二月帝不豫及廖郡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下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

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飢饉減御膳之半

愍帝建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以三吳大飢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

用並匱吳郡飢人死者百數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

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

急之官除廢公族踈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况今日之弊

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又使黃

門侍郎虞驥音裴桓彝開倉廩賑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詔大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節月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詔大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詔出輕繫賑困乏十二月詔曰戎旅

踳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為患豈政事未治將有板

築渭濱之事邪其搜揚隱潛蠲除苛評議詳法令咸從損要

孝武大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詔大官徹膳

四年二月詔曰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凡

親供給衆官廩俸權乃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與皆宜

省以周時務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帝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雨大降

孝文時大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群臣而雪不克饗帝曰

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彤雲仍結霏雪

驟零將由寡昧未能抑荅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烏在卿等宜各

陳所懷以救不逮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樓毅稽首對曰雪霜風

雨天地之常夏暍冬霰四時之節令隆冬雨雪固是其時又禮

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沾而然不足爲異帝曰昔劉秀將濟

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地

大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統承軋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

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

姓饑乏朕甚懼焉其勅天下祀山川郡神及能興雲雨者脩飾

祠堂荐以牲璧民有疾苦在所存問

五年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沾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勅

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常度耳聖人懼人君

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曰日蝕脩德月蝕脩形迺癸巳夜月

食盡公卿以下宜慎刑罰以荅天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於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俟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並天表恃凶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時天譴

時帝君大后哀

故有此詔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徹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詔曰酷吏為禍繇古同患孝婦淫刑東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寃獄乎尚書鞠京師見囚務盡聽察之理己亥帝以旱減膳徹樂辛丑澍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徹樂減膳見公卿已下引咎責躬詔曰朕以匪德政形多舛陽旱歷旬京甸枯悴在予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囹圄寃滯平處決之廢尹廢職量加脩舉鰥寡困窮在所存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禮進之貪殘佞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媁會稱朕意焉又親薦饗於大廟及錄京師見囚殊死已下皆減一等鞭朴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徹樂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徹樂禁斷屠殺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樂詔尚書與群司鞠理獄訟又詔食粟之畜皆斷之

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并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祇畏兢兢

若臨深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詔曰災旱積辰苗稼萎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辨其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

神龜二年二月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未納三麥枯悴德之無感歎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祈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掩骼埋骼奠瀛之境狂狡暴野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塋賑窮恤寡救疾存老准訪前事務令周備三月澍雨大洽正光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衣惕懼終

日而闇昧多闕炎旱為災在予之媿無忘寢食今刑獄繫多囹圄尚積且敷仁惠以濟斯民八座可撫鞠見囚務申枉濫又詔曰禳災招應脩政為本民乃神主寔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視民如傷况今災旱歷時萬姓凋弊而不撫恤窮寃理決庶訟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明加之祇肅必便事允人神時至靈應其賦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狀聞當便蠲罷

二年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霑禾稼凋損在予之責夙宵震懼雖剋躬徹樂仍無招感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圍犴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脩勵鰥獨窮困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時昇進貪殘邪佞即就屏處男女怨曠

務令會偶庶革正懲違有弭災沴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歷不能祇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災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覲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尽其處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荐享上下郡官側躬自厲理寃獄正士功減膳徹樂禁止屠殺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闇恭承鴻緒因祖宗之基託王公之上每監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皇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恋於懷宜詔百官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寃滯不申者並加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古者具以上言朕將親覽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盛農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尽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二年三月不雨至於七月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慙懃屢貽深戒至大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千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

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為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垂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甚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哀念惡衣減膳去飾徹樂坡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勿踰等選舉以才宮闈脩德告諸内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

隨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雨師於國城之西南十四年正月以歲旱祠太山以謝憊各大赦天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四

帝王部

弭災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懽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流湏之輩絕業亡資墮窳之氓騁嗜奔慙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踊趣未者衆浮冗尚多有羞麴孽重增其賞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閔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四年三月帝以旱故親錄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觀東河南隴西及緣邊諸州霜害秋稼九月辛酉詔曰蟲霜為害風雨不時政道未康救徵斯在朕祇奉

明命撫育黔黎愛憇之至實切懷抱輕徭薄賦務本勤農必望
民殷物阜家給人足而陰陽不和氣候乖舛永言罪己撫心多
愧河北燕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幽延以北或春
逢亢旱秋遇霜淫或蝨成災嚴凝旱見有致飢饉慙惕無忘特
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相魏徵沾
書侍御史孫伏伽檢校中書舍人辛諝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
其苗稼不熟之處事諸捐托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為支
計必當細勘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加賑濟

十月丁酉以歲飢貶膳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祇膺大寶
託王公之上居億兆之尊勵志勉己詳救志沾兢兢業業四載
于茲矣上不能使陰陽順序風雨以時下不能使禮樂興行家
給人足而閔輔之地連年不稔自春及夏亢陽為慮雖覆潔誠
祈禱靡愛斯牲膏雨愆應田疇廢業斯乃上玄貽譴在予一人
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朕是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瞻四郊而載
惕仰雲漢而疚心內顧諸己永懷前載旣明不自見德不被物
豈賞罰不中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
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是月遣開府儀同三司長孫
無忌左僕射房玄齡工部尚書段綸刑部尚書韓仲良祈雨於
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帝以
問秘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祥也脩何術可以禳之對曰蛇見山

澤蓋深山大澤又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山東是雨雖則其常陰
慘過久恐有冤獄伏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
唯脩德可以消變帝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飢人申理冤訟多
所原見

十月彗星見帝謂郡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秘書監虞世南
對曰昔齋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
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誠景
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若政德不脩麟鳳數見終是無補但使百姓安樂朝無闕
政雖有災變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務大無
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是彗星未足為憂帝曰吾之治
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統弱冠舉義兵年二十二平天下未三
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
驍雄宋劄金之鷙狂寶建得跨河北王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
為勅敵而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吾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
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志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人也上
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
朝而敗吾亦何德自驕言念於此不覺惕然懼矣溫彥博進曰
昔宋公一言彗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消乎
十一年七月車駕巡洛陽詔以水災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在
供役量事停廢

十五年六月有彗孛于大微宮帝既罷封禪於是避正寢減常

饌申以祇誠星退乃復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為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異昔頽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用感天地今州縣獄訟當有寃滯者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行獄以甲狂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麻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齋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六月癸巳以旱不視朝己巳謂侍臣曰殷湯周宣求雨懇禱昔聞其語今見其心此望雲蒸雨灑重於金膏玉液又詔曰朕以寡德祇膺命而致慙稽古誠闕動天和氣愆於陰陽亢旱涉於春夏靡愛斯牲莫降雲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茲正

殿以自勉責常食常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以上各進封事極言無隱朕將親覽以答天譴

高宗五徽五年正月以特旱手詔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是極言厥咎

顯慶元年二月上封人奏稱去歲粟麥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事之驚嘆首詔曰上封人所進食極惡情之憂灼中霄輟寐永言給足取愧良深夫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臨御天下于今七年每留心庶績軫慮農畝而道政未疑仁風猶缺致今九年無備四氣有乖遂使去秋霖滯便即罄竭所以佇西郊而結念眷東作以勞懷豈下之農夫上甘珍饌宜令所司常進之食三分減二郡臣奏言伏見

手詔以近畿諸州百姓少食特為簡膳去年雖不善熟未是人
飢陛下憂勞情深深使賑給復為減膳在外黎庶不勝喜慶帝
曰比日亦聞百姓少食不足為是非所見者乃非人所食物朕
聞天子以百姓心為心豈有見如此一身獨供豐饌自見此食
憂嘆不能已也三月澍雨百寮請復常膳許之

四年七月以亢旱避正殿

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常殿正殿御延福殿前東
廊事令中御減膳奉常停樂仍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
事其言得失無令有隱太子少師許敬宗等奏稱星雖孛而光
芒小政非因青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朕獲奉
宗廟臨御億兆敵見於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所請敬宗等又

奏曰陛下至仁被物克享靈心東封告成休徵應兆代叛懷柔
無遠不届若不上符天意豈能致此雖有高麗一隅上阻王命
天軍聞罪殄滅有期謫見東此當其分野上玄呈衆見彼咎徵
臣等不勝慶悅帝曰天道既遠非人所測我為高國主豈可推
過於小蕃哉戊辰彗星滅

三年二月戊辰以旱親慮京城囚徒其天下見禁囚委當州長
官慮之仍令所司分禱名山大川

咸亨元年三月以歲旱殺貴詔司成引文案賢舒及書并律醫
胡書等諸色學生并別勅脩撰寫經書官典及書手等官供食
料者宜並權停其有職任者各還本司自餘放歸本貫秋熟已
後更聽進止

六月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有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洛州及兩縣囚

上元二年四月久旱避正殿減膳徹懸兼令百官極言得失勿有所隱仍令禮部尚書楊思敬往中嶽以申祈禱

三年七月彗星見於東井光芒長至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帝避正殿詔中殿撤膳大常停樂兼減食粟之馬遣使慮岐州及京城囚徒内外文武官各進封事勿有所隱

八月青州大風齋淄等七州大水詔停北中尚黎園等作坊減少府監籬匠方遠本邑兩京及九成宮土木工作亦罷之天下囚徒委諸州長官慮之

儀鳳三年四月朔以旱避正殿親慮京城繫囚悉原宥之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詔曰朕聞受上天之命者其道在乎愛人處皇極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然則所脩在德池禦可以假貧人所寶惟賢瓌翫不足奉諸己自朕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永念黎元情深撫育頻分制命猶未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勞擾關中地狹衣食難周山東遭滂糧儲或少刺史縣令寄以字人長史司馬職惟毗贊若能恤隱求瘼清直無私則囹圄之是空虚鰥寡自然蘇息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存舉不網維欲使訟息刑清家給人足無為而化其路何由今當厲精求政先身理物救乏賙其自近及遠凡在寮庶宜職至懷其殿中大僕寺馬並令減送郡收諸方貢獻物及供進口味百司支料並宜量自減省雍岐華同四州六等已下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北滂

損戶常失蠲放之外特免一年調其有屋宇遭水破壞及糧食乏絕者令州縣勸諫助修并加給貸

永淳元年正月朔以年飢朝賀而不設放雍州諸府並士於鄧綏等州就穀

中宗神龍二年正月以旱親錄囚徒多所崇宥其東都及天下諸州委所在長官詳慮又遣使祭五嶽四瀆并諸州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減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丙戌以炎旱命減膳囚徒並決斷勿便寬滯土木之功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久霖雨告乾陵及太廟帝減膳避正殿開元二年正月關中飢下制曰朕聞諸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因斯而言則君事於天養於人行月令順時物也朕以不德恭膺斯運靜言詢政每用憂勞屬獻歲發春東風解凍土膏脉散草樹自樂而天久不雨元元何辜孰可以授於農事極彼飢者豈布政利市慶惠尚不及歟豈掩骼埋胔無驛無郊尚不及歟豈名山大川脩祭命祀尚不及歟欽若令典惟增所懼緬懷大猷思補其闕有司可稽春令以稱朕心其有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朕將親覽罔或隱避不急之務一切停息見禁囚徒所令處直宜從寬大勿事稱寃本州本軍刺史軍境內所有名山大川能興致雲雨者並宜祈祭其有僵屍暴骸無主收斂者仰理掩量致祭訖各具狀奏聞應

須酒脯宜用官物古者雪寃婦於東海問刑人於此等則接以
早之故應特以響至於山不童澤不竭使霈然以降興而致之
復何遠也將達精誠務脩蠲絜俾幽沉遂性飛徒從宜則冀天
之愛人月離于畢顛顛之望感而遂通布政遐邇令如此意
二月帝親慮囚徒宰臣等奏曰陛下緣亢旱親降德音減膳徹
徹樂朝野之人無任欣感然食粟之馬在廐猶多臣請馬料日
減其半迴給飢戶則人畜偕濟免供憶之乏許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榮京城門

三年五月戊申以旱故下詔曰司牧生人愛之如子曷茲災旱
倍切憂勤將理政不明邪寃囚有滯邪庇癘道常邪陰陽氣隔
邪何崇朝密雲布未洽也再加寅畏弗取荒寧誠不動天歎深
罪已思從避減以塞愆尤俾月離有星勘退何遠朕今避正殿
減常膳仍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天下有
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誣者各令長官審加詳覆疑有寃濫隨事
案理仍告於社稷備展誠其諸州旱處有山川能興雲致雨者
亦委州縣官長加禱祀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今年蝗蟲暴起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早
除遏信蟲成長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
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使人等至彼催督其中猶有
推拒以此當委官員責實若有勤勞用命寶獲田苗須有褒貶
以明得失宜令前後使人等審定公過各其所由州縣長官等
姓名問此蟲若不盡除今年還今生子委使人分州縣計會勿

使遺類是時山東諸州蟲蝗五月未在處生子被澤鹵田尤甚
縣官或隨處穿坑埋瘞放火焚滅殺百萬餘石餘皆高飛湊海
蔽天掩野會朝水至盡漂死烏蝗蟲積成堆岸及為鷓鴣白鷗
練鵲所食類種遂絕

八月詔河南北校檢蝗蟲使秋光嗣康敬照高道昌賈彥璿等
宜令待蟲盡看刈禾有次第然後入京奏事恐山澤之內或遺
子息農隙已後各令州縣長檢校仍告按察使如年來巡按省
令蟲出所由官量事貶降

六年七月帝以亢旱御正殿於小殿視事詔曰皇天應人必有
所謂比月少雨蓋匪徒然深慮繫囚或有寃滯京城內諸司見
禁囚徒並以來日過朕將親慮所司量准舊典其仗已不情不
可恕者速決自餘即放却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變徹樂減膳令中書門下
省察囚繫及天下水旱之州皆令賑不急之務一切停罷

七月詔曰今日之初雖降時雨自此之後頗漑甘液如聞側近
禾豆微致焦萎深用憂勞式資祈請立禱則久常典宜遵即今
禮部侍郎王立太常少卿嵩分焦華嶽河瀆河瀆所求甲申親
慮囚於宣政殿事非切害之悉原之詔曰朕以菲德嗣應丕命
雖曰慎為誠政期以康而天災流行誠或未感自孟秋在侯雨
澤慙懋永念農畝用懷宵旰在予之責萬方何罪視人如傷一
物增沐且夫脩政之要恤刑之重雖得情勿喜寧潛無濫將恐
此輩猶有寃人或傷於和而作此厲法未明慎事籍躬親故爰

加案省開其凶滯雖士師不寃時稱閱實而愚者自陷朕甚愍
焉故屈常法特申寬典丙戌詔曰爰自春首頗僭甘澤春茲近
甸將損嘉苗人天謂何夙夜增怵豈刑罰莫省罪獄其紛黨致
吁嗟是生炎亢故京師囚繫親慮原減而郡縣狴牢將何慎恤
平分之道載軫于懷天下諸州見繫囚徒宜令所由長官便慮
有司即此類作條件處分

九年夏五月己未勅諸州水旱時有其五嶽四瀆宜令所司是
使致察自餘名山大川其古帝王并明賢將相陸墓並令所司
州縣長官致祭仍各脩飾洒掃

十二年七月河南河北旱命中書舍人寇泚宣慰河東道給事
中李昇期宣慰河北道百姓有匱乏者量事賑給帝親禱于內
壇場三月曝立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分命山川詔曰五岳視三
公之位四瀆當諸侯之職載於祀典抑惟國章方屬農夫頗增
早曠虔誠徒精神道未享用申靡愛之勤冀通能潤之惑宜令
工部尚書盧從愿祭東岳河東尹張敬忠祭中岳御史中丞兼
戶部侍郎宇文融祭西岳及西海河瀆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
岳及南海黃門侍郎則高祭北岳右庶子何鸞祭東海宗正少
卿鄭繇祭淮瀆少詹事張晤祭江瀆河南少尹李暈祭北海及
濟瀆且潤萬物者莫先乎雨動萬物者莫疾乎風仰彼神靈是
稱師伯雖有常祀今更陳祈宜令光祿卿孟溫祭風伯左庶子
吳兢祭雨師各就墻壇務加宗敬但羞蘋藻不假牲官應綠奠

冊
祭尤宜精潔壬戌以旱其風災命官及州縣官長上封事指言
時政得失勿有所隱

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宥罪緩刑乃下曰制古之善為邦者能
重人之命執法之中所以和氣洽家谷茂今秋京城連雨隔月
恐耗其膏粒而害於粢盛仰朕之不明何政之闕也永惟久雨
者陰氣陵陽寃塞不暢之所致也特獄之吏不可罰刑生於刻
薄輕重出於愛憎邪詩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刺壞法也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務乎兩京及
諸州繫囚應推徒已不罪並宜釋放死罪及流各減一等庶得
解吾人之愠給迎上天之福祐布告遐邇通知朕意焉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
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仍令黜陟官吏踈決囚徒

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師連雨二十餘日米涌貴令中書門下就
京兆大理踈決囚徒

十四載三月詔曰近日以來時雨未降在於粟麥慮有所傷雖
憂勤之心不忘於黎庶而精誠之至冀展於靈低宜令太子太
師陳希烈祭玄冥光祿卿李愷祭風伯國子祭酒李麟祭雨師
仍叢取今月二十三日各神誠請務令蠲潔如朕意焉又詔曰
閔輔郡邑霈澤屢施京城在近時雨未降是用軫慮匪寧于懷
其諸群墻雖已勤請攸資遍祭庶達誠心宜令文部侍郎蔣列
今月二十五日祭皇地祇給事中王維等分祭五星壇務申虔
絜以副朕懷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恤獄緩刑詔三司條件踈理分處甲戌而止

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陰陽人李奉先自大明宮出龍金及紙錢大常音樂迎之還於西江池投龍祈雨宰相其禮官并於池所行祭禮畢奉先投龍於池

二年三月癸酉以久旱徒東西二市於是風伯雨師脩雩祀壇為浞人土龍其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大理京兆囚徒

二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祝川瀆及徙市閉諸方門祀風伯雨師是日及雨

大曆四年自四月雨連霖至秋京師米斗至八年官出米二萬

石分場糶貧人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及黃幡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冕殿中少監馬錫鴻臚少卿常悅分禱終南秦嶺諸侯以祈雨

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斷明列聖不能纂脩先誌以合外平馴致寇戎屢行兵革上亥降警蝗旱為災年不順成人方歎食言念於此實用傷懷是以齋心別宮於人祈雨雖陽和在候而黔首無聊稱慶於子竊所不敢其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罷二年正月壬辰朔以闕輔荒饑惇朝賀之禮兩申詔曰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厲精思理期致雍熙而監之不明百度多缺傷夷未瘳而征役荐起流忘既甚而賦歛彌繁人怨上聞天災下降連歲蝗降盪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猶害豈非旱公作沴深儆

予裹跼蹙憂慙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問公私之間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救財殫力捶楚仍及弛征則君莫之瞻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脩救患莫如於息費致救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尚食美日所進御膳宜各減一半應宮內人等每月唯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石其飛龍驥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並減米料京兆戶應科徵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如有能減有均無矧救貧乏者當受以官職

五月百寮上表請復御膳先以旱蝗寇盜充斥故從貶省至是從之

六年三月以旱故遣使分禱山川是春京畿閔輔河南大無麥苗

十一年五月以旱故令禮部尚書董進巡撫百司禁囚

十三年四月以久旱令百司踈決囚徒

十五年三月以久旱令李嶽鄭雲達於炭谷奏令祈雨

四月以久旱令陰陽術士陳混常呂廣順及摩尼師祈雨

十九年正月至六月不雨分公卿望祈於嶽鎮海瀆名山大川請禱於大社大稷大廟神州祇五帝皇天地祇及山川能出雲為雨者

六月詔曰京師近郊時雨未洽慮囹圄寃滯致傷和氣是用軫於朕心其御史臺大理及京兆府等諸司繫囚中書門下與

冊府元龜
有司亟議條理寃滯

憲宗元和七年三月庚午以旱故詔京畿內禁囚徒據罪輕重宜踈理處分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口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為妻以水害誠陰盈故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四



